



門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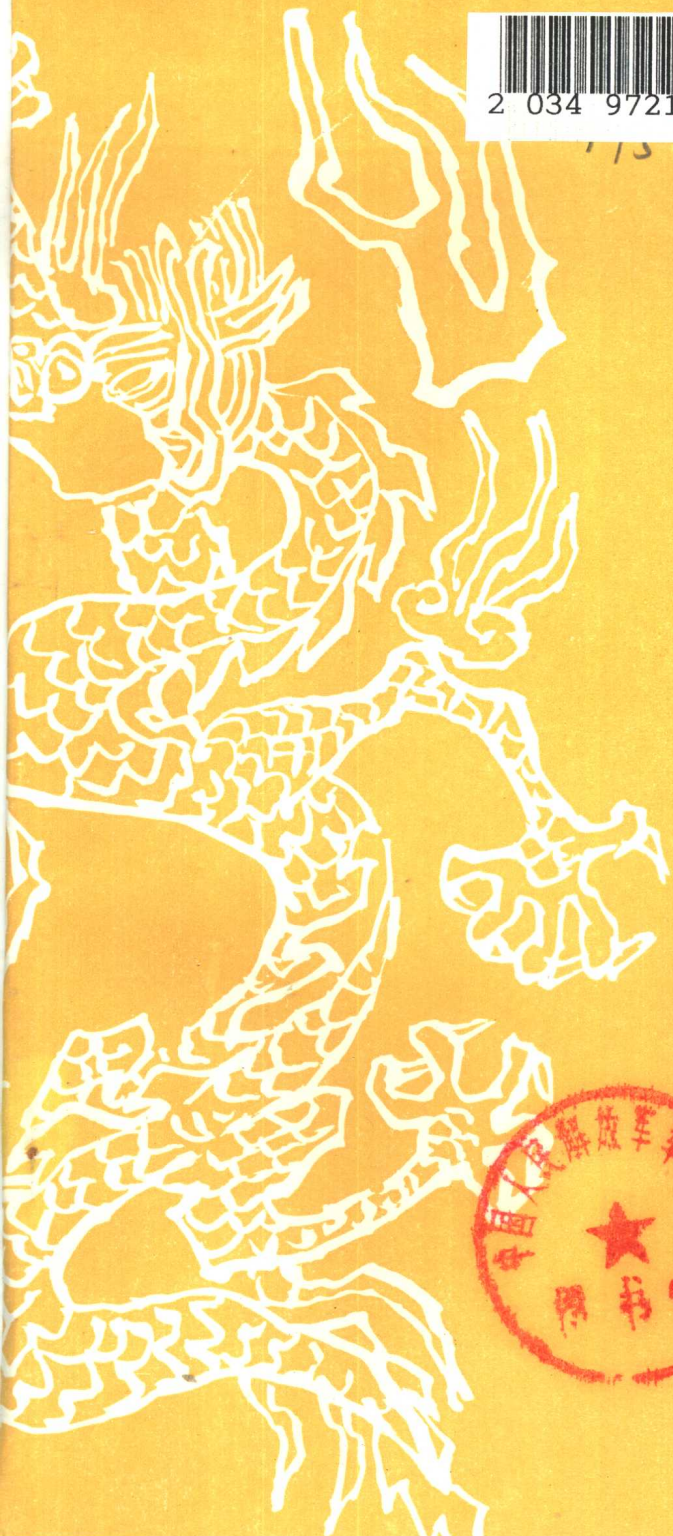
乾清



457432

2 034 9721 5

乾清門內



叶广岑 叶广宏 著
未来出版社



乾清门内

叶广岑 叶广宏 著

未来出版社出版

(西安北大街131号)

陕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陕西省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8.25 插页 2 字数 159,000

1986年2月第1版 1986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4,200

统一书号：10303·62 定价 1.85元

前 言

乾清门是紫禁城进入后宫的正门。

除了元旦、万寿、冬至三大节及其它大典，皇帝在前面的三大殿接受贺拜以外，一般活动都是在乾清门内。因此，乾清宫是皇帝居住、听政、接见臣员的所在，是清王朝的政治中心。乾清宫后面，有座圆顶渗金的建筑，精巧绝伦，别具风格，那便是交泰殿了。殿内藏有二十五颗皇帝御宝和四颗皇后玉玺，其重要地位不亚于乾清宫，是表现政权的集中处所。交泰殿北面是堂皇的坤宁宫，是皇后居住的地方。因为地处紫禁城中轴线上，又称中宫……

官员们以能进入乾清门为自豪，往后进得越深，所受的恩宠越甚，若能得到“内廷行走”的待遇，则更视为无上荣耀。也就是说，乾清门内是皇帝及其家庭的活动范围，里面纵然有明争暗斗，有尔虞我诈，理应也属家庭内部矛盾。然而，这个家庭的纠纷与政治斗争连结得却是那样紧密，让任何一个人也难分清什么是家务，什么是政治……

《乾清门内》写的是在乾清门里发生的事情，无论是慈禧与她的几位小叔之间的纠纷，还是隆裕与众妯娌间的隔

6011/3)

闻，都印确着鲜明的政治印迹。玉软香温中各怀鬼胎，觥筹交错里暗藏杀机。“歌舞升平”、“中兴气象”之下掩盖了一幅国衰民凋、江河日下的黯淡前景，这便是乾清门内……

我们的家族是叶赫后裔，镶白旗，祖居辽宁，乾隆年间入关的。祖父做过官，很早便死了，兄妹中几乎无人见过他。我们的父亲生于光绪十四年，曾毕业于国家办的机械学堂，后来专事陶瓷美术工作，若在世也已有百岁了。伯父是早期的留日学生，解放后任故宫博物院顾问，六三年病故。他们在世时，讲了不少宫廷里的传闻、故事，可惜我们年纪小，并未认真地对待过。去年，在修整房子的时候，我们从抽屉的夹缝中翻出一本父亲在二十年代的笔记，零散地记载着官里的一些轶闻趣事，有些是我们听说过的，或从书上见过的，也有些是我们不知道的。例如奕諒当了宗人府宗令以后，在东四牌楼挂匾设皇杠，统治“流民”，管制不法皇亲这件事，在野史上见过，但来龙去脉，知道得却不详细。又例如，奕訢是早产的，由于他的提前出生，使他得到“长子”的有利地位，奕訢与奕諒兄弟间由分到合，通过“借轿子”这场近乎恶作剧的纠纷而发生变化；奕諒光着膀子在中南海跟慈禧对阵等等，读起来是颇有趣味儿的。于是，我们决定将这些不见经传，亦无法考证的散乱情节串联起来，使它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故事，让更多的人读到它，这便是写这本书的目的。

《慈禧与溥王奕諒》主要写的是奕諒和慈禧的矛盾，有人说道光儿子中，奕諒是最不成气候的，浪荡无骸，无德

无才，“终日混迹于流民市井之中”，是位疯魔般的人物。史书中于他的记载也不及奕訢、奕訢以及后来的奕譞多。在描写清末宫廷生活众多的文艺作品中，他也是形象苍白，可有可无的人物。在民间，至今仍流传着奕老疙瘩跟西太后斗法的故事。这些故事之所以能流传民间，说明了人们对这位靠装疯卖傻，浑打浑闹来碰撞西太后的五爷多少存在着一些好感。嘻笑怒骂，玩世不恭，奕訢也正是由此而拿到了宗人府大权，钳制了慈禧，这不能说不是他聪明的地方。

《慈禧与悼王奕訢》从咸丰（奕訢）的莫仪写起，围绕着慈禧垂帘以后对政权的精心安排与控制而展开。其中许多历史事件其它作品写得比较详细，这里尽量避开，把立足点放在乾清门内。慈禧垂帘以后，对与她共同协力，击败八大臣的恭王奕訢，采取了“过河拆桥”的手段，她认为奕訢权利过大，于她是个不小的威胁，急待削权，另一方面又感到奕訢过于倔强，不听调遣，于她的随心所欲是个障碍，需迅速排除。这样，叔嫂之间，围绕着权利展开了一场争斗。

《隆裕太后》是写光绪死后，皇后隆裕，一个昏庸又无主见的人如何被推上了政治风浪的浪巅，在辛亥革命浪潮的冲击下，被迫交出政权，宣布了退位诏书，结束了清王朝二百九十余年的统治，中国近二千年的封建专制统治到此结束。可悲的是这一革命的胜利果实却落入野心家袁世凯手中，袁世凯利用了隆裕的软弱，摄政王及各王公大员的无能，采取欺骗、要挟等伎俩，坐收渔利，使得这次著名的革命又成功又没有成功。《隆裕太后》的特点是基本写实，其

中的主要细节、过程都是根据太监们以及皇室成员对这一时期的回忆记录而整理出来的。

我们都不是专门从事文学创作的，各自有各自的职业，这次斗胆写历史小说，实在是有些不自量。提起笔来，才知道事情并非想象的只须“把一些散乱的情节串联起来”就可以交差的，尚面临着历史知识、古文基础、构思能力、文笔文风、心理描写、景物与人物行为的表现力、语言的凝炼、生动等等考验。此外还有什么“人物命运的起伏”、“环境的变化和高潮的突起”等等以前所不知道的东西……看来，这本小说八成是失败了的，我们准备倾听来自各方面的批评和建议……

在这本书的编写过程中，作者参考、引用了一些历史资料，其中主要有张仲忱的《一个太监的经历》；唐海圻的《我的两位姑母——珍妃、瑾妃》；袁静雪的《我的父亲袁世凯》；杜如松的《民初修建清室崇陵和光绪奉安情况》；马士良的《清廷退位前后》以及钱谷风老师的《清王朝的覆灭》等等。

特此说明，并向作者致以谢意。

作者

一九八五年五月

目 录

慈禧与醇王奕詝…………… (1)

隆裕太后…………… (107)

慈禧与惇王奕谿

慈禧

慈禧与惇王奕谿

慈禧，即慈禧太后，是清朝咸丰皇帝（奕詝）的嫡妻，也是同治皇帝（载淳）的生母。她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位极具争议的女性，她的统治时期（1861-1908）被认为是清朝的衰落期。慈禧在政治上有着深远的影响，她支持了洋务运动，但也导致了八国联军侵华和《辛丑条约》的签订。她的个人生活充满了权谋和斗争，她与光绪皇帝（载湉）的关系尤为复杂。慈禧的去世标志着清朝的进一步衰落，也为辛亥革命埋下了伏笔。

慈禧与惇王奕谿

楔 子

风乃二十四节气之灵气。风有东西南北风，煦煦春日的和风，酷暑盛夏的热风，秋高气爽的金风，寒严凛凛的朔风。

在那旷野大漠之中，常常刮起阵阵旋风，它自平地而起，突然铺天盖地而来，掀翻高楼广厦，卷走牲畜庄稼……

一百年前，满清宫廷的档案里，记载了一位宗人府的宗令——奕詝。

按当时清宫当权人物的说法，奕詝不过是个性情粗暴，行为粗俗，不伦不类，可有可无的王爷。俗话说龙生九种，其后裔中，总是混有那不成气候的鼯鼯之类。有人说奕詝是条不成气候的鼯龙，而就这条不成龙的鼯，却在京师禁城的龙潭虎穴之中，掀起了层层波浪，刮起了阵阵逆转的旋风。

这阵阵狂风，历时达几十年之久，它是统治者上层内部，拔地而起的政治旋风，没有固定的风向，没有一定的风速，时强时弱，时缓时急……

在慈禧那拉氏当政的四十八年中，特别是在“辛酉政变”后，这股风，从客观上抑制了她想充当中国女皇帝的强烈欲望。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她，使她不敢明目张胆地披上皇帝的龙袍，登上“正大光明”的宝殿。

沉沉黑云笼罩着紫禁城内外，天际阴霾昏暗，西北的冷风吹来，云层渐渐加厚，顿时间飘飘扬扬，飞落了几片雪花。

乾清宫里，上下一片缟素，金色的九龙御座不见了，五福洞天的大香炉，八仙请寿的屏风也暂时搬进了后库。

内务府太监们请出了全套青花祭器，扯起了白色幔帐，就连靠垫，椅披全改了昔日之色。

大行皇帝的梓宫，从热河承德历尽了千辛万苦，现在总算安稳地停放在乾清宫正中中了。

恭理丧仪大臣惇亲王奕詝，正领着礼部，鸿胪司，内务府的官员及太监们，为即将举行的祭奠礼而紧张地忙碌着。

皇帝丧仪主办人，临时才启用的惇王奕詝，坐在乾清宫的暖阁里听礼部尚书崇纶禀报祭奠程序安排。他散散地斜在椅子上，没有一点天潢嫡派的威严。辫子不象其它王公大员，编着青丝绦梳得晶亮，而是象做苦力的下人，松塌塌，乱糟糟地围着脖子转了两个圈儿。杂乱的眉毛下是一双凸出的金鱼眼，看人的时候总爱楞楞地直盯着对方，喜怒哀乐在脸上时刻变幻，毫不加以遮掩。白麻衣的搭拌儿一个不系，直露出了里面沾满油渍的老羊皮袄，袄襟上缀着一串绿玉雕就的胡刷，象牙劈成的牙签，金丝扭成的耳挖勺，叮啷当啷，宝

气珠光，跟他那身拉趔的装扮相比，实有些不伦不类。

“历来皇帝的祭奠是多少天？”他问。

“嗯，天数多少没有定例，”崇纶回答说，“仁宗皇帝的祭奠是五天，宣宗皇帝是三天，高宗皇帝长点，是七天……”

“两宫太后没有什么新的提议？”

“二位太后还是老主意，说是文宗病逝热河，在那边已然停柩有日，主要王公大臣已经哭临过了，回到京城，礼仪虽不能省减，但也不必停柩过久，文武大臣，须自节哀，把精力放在朝政上。”

“放朝政上，”奕詝冷冷地笑道，“自己爷们*死了，让别人节哀！也亏她说得出口，她那心，大行皇帝没咽气时便已经操在朝政上了，哪里还腾得出功夫办丧事？”

“王爷慎言，太后怪罪下来，崇纶担待不起。”崇纶见奕詝在耳目众多的乾清宫大派西边的不是，恐惧得眼也瞪圆了。

“你怕什么？无外乎顶戴花翎罢了，我没顶戴，空有个悖王爵号，世袭的，谁也怎么样不了，大不了再连降三级，回家抱孩子，落得清闲。”

奕詝对这次被指定为恭理丧仪大臣一肚子火气，这吃苦受累，费力不讨好的差事，精滑的奕詝自是不消干的，自从他与西边的合力推翻文宗遗诏，从八大臣手中夺回了权利，

* 爷们，北京话，“丈夫”之意。

辅佐小皇帝即位以后，不但成为朝廷上下的要人、红人，也深受洋人赏识，英国公使曾公开说过：“奕訢是个能干的、非同小可的人物，他同我们建立了令人满意的关系……”眼下，叔嫂二人又把精力放在明年改年号上，哪个也顾不上丧事的安排了。京中有传闻：“大行皇帝尸骨未寒，女的想参政，男的想理权。”奕訢明白，这次祭奠，对恭王奕訢和慈禧来说，不过是应付场面，搪塞舆论，走走过场而已。既然如此，索性大家都来应付，他对礼部说：“太后既然有话，不必停柩过久，我等敬遵懿旨，五天大可不必，三天都长，我看宫中内眷、亲族王爷、各衙各部一天时间足够了。”

崇纶有些犹豫：“三起人加起来千人之多，如何组织调动？仪式再简，香总要上，酒总要祭，三跪九叩是不能含糊的，不如两天罢……”

“一天。”奕訢斩钉截铁，毫无商量的余地，“人多怕什么？叫那些不当紧的人在乾清宫外头磕个头就行了，犯不上谁都往灵跟前凑，瘸子四哥活着的时候顶讨厌生人熟人地站一屋子，死了也别违他的意。”

崇纶见这位皇叔说话嘴边实在缺少把门的，有意无意间话总带点刺儿，不敢久留，匆匆出去传达恭理大臣三日并一日的旨意去了。

奕訢踱到大行皇帝梓宫前，细细读着灵前的牌位，牌位前，香烟缭绕，淡淡的烟缕在幕间，在梓宫前静静穿绕。文宗皇帝那个漆绘金龙的棺材，套在外槨里，外槨很高，平头齐尾，两侧板直，盖前端钉有木板葫芦，看上去象个长方形

的大盒子。他倒背着手围着梓宫转了一圈，看左右没人，伸出手指在外槨上“咚咚”敲了几下，似乎有意要吵一吵里面的死皇帝。

——他和木板后头的死人积怨甚深，决非三言两语道得明白。

继承皇位，按长幼顺序排，应该是他，他是名符其实的“老四”^{*}，睡在棺材里的“老四”，实则是老六；若按才能及受父皇宠爱程度来论，承袭王位的应该是现今的老六，恭亲王奕訢。

然而，做皇帝的却是奕訢，非他，亦非奕訢。

道光十年秋天，宫闱内全贵妃、祥贵人、静贵人同时身怀六甲，皇帝令人查《起居册》，见是祥贵人为先，静贵人居中，全贵妃为后。

祥、静二贵人对皇帝查《起居册》并不在意，按规例，每个后妃怀孕，敬事房都要仔细核对日子，推算产期，督促宫中早做准备。

全贵妃知道皇帝查过《起居册》，便时时处于一种不安的兴奋中。她希望养一个儿子，养一个将来继承王位的儿子，她可以顺理成章地变为皇太后，再无须为宫中嫔妃间因名份的明争暗斗担忧。遗憾的是，她未来的孩子将出生在两位贵人孩子之后，无论是女是男，都失去了“嫡长”这最有力的竞争条件。愁苦之中竟不思饮食，浑身燥热，连床也起不来了。一连几日，太医杨国卿进内宫，给储秀宫宫主全贵妃诊病。

^{*}道光原有三子，均早逝。

每次诊完病，储秀宫统领太监都要请太医偏殿用茶，贵妃也有额外恩赏，或“福”、“禄”、“寿”、“喜”的金鏤子*，或檀香手串、玉石搬指**，从不让空了手出去，自此，杨太医于贵妃之病格外下心。

十一年六月，全贵妃产一阿哥，内宫上下一派喜气，众嫔妃纷纷来储秀宫道贺，看望贵妃和“四阿哥”。

道光立在贵妃床头，踮着脚尖望着躺在床里紧闭着眼睛的孩子，那猫儿一样瘦小的东西竟是儿子么？老头一样的小脸，鼻子嘴也难分清，脸上那层细细的绒毛，使他想起狸猫换太子的故事。他站在床边，巴望着儿子能哭一声，以证实襁褓中的确是人，不是猫，但是许久，他的儿子竟连嘴儿也不张——他不会哭，也可以说是没有力气哭——太瘦弱了。

怕是成不了什么大气候的，只求将来能长成便好，皇帝由此赐名“奕訢”，这便是四阿哥了。

不久，祥、静二妃也各产一男，道光连得三子，欣喜异常，赐五皇子“奕詝”，六皇子“奕訢”。

全贵妃的早产，使得原为老六的奕訢一下变成了老四，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四皇子体弱多病，跟他的两个兄弟相比更显得纤细瘦小，如同一棵细细的豆芽菜。

宫里规定，皇子们的膳食以豆、菜、鱼为主，每月只给极少的肉，一来怕小孩子吃肉不好消化，撑坏；二来满族有一

* 宫中专用铸有字迹的小元宝。

** 套在拇指上，射箭用的护指圈儿。

说法，认为小孩子吃得油水太大会把心眼儿“腻住”，将来越长越糊涂。

全贵妃心疼儿子，先天已是不足，嘴上便不可过于克扣他了，常常背着人给儿子开小灶，燕窝肥鸡，鸭条海参，填鸭似地往孩子嘴里塞，闹得奕訢不是停食便是腹泻，越发地瘦弱了。

弱便是弱，却应了父亲的愿望，聪明狡黠，善于心计，说话做事，往往与年龄极不相称。

皇五子奕詝模样象祥妃，浓眉大眼，体格粗壮，性情也开朗，在宫中很有人缘儿。

皇六子奕訢，虽秀慧清丽，然而性情孤傲；自小喜欢拔尖儿，事事不甘居他人之后。

三位皇子渐渐长成，围绕立储，各有说辞。

全贵妃仗着受皇上宠爱，悄悄问起建储的事情，道光中意于奕訢，认为五子虽淳朴敦厚，却非经邦济世之才；四子虽才智聪睿，又未免过于尖刻。论德，恐不能为众所服……但眼下碍着贵妃的面子，不好直驳，便做出四与六两个手式，笑着说：“这两个数之间吧。”

立储四六之间的消息不脛而走，最受震动的是奕詝的母亲祥妃，四与六各有一半做皇上的希望，她的儿子却被排斥在外，这口气如何忍得下？她表面不动声色地开玩笑说：“皇上说四六之间，四六之间自然是‘五’了。”在暗中，却用重金买通了太医院主事，查阅当年杨太医给全贵妃开的全部药方。

一通调查，以杨太医的逃遁，全贵妃的饮鸩而告结束。

官闱丑事，传扬开来帝王威严何存？道光盛怒之下，将祥妃连降三级，将其子奕谿，撵出紫禁城，出嗣给老悖郡王绵恺做儿子。

道光三十年，宣宗弥留之际，奕訢和奕訢各揣心思终日守候在圆明园慎德堂。关键时刻，谁也不敢离开半步，都在提防对方做手脚，“四六之间”，非你即我哪！

偏偏此时，英国领事来到京城求见，说是英人在广州插旗立租界时，与当地入发生冲突，四十八乡，三千余人将英人团团围困，要朝廷派人速去解围，否则英舰将沿海再次北上。以往，与洋人打交道是奕訢常常出面的，这次自然又要出来调停，待处理完毕赶回慎德堂时，父皇已然咽气，铁匣已然公启，遗诏上写着：“立四子为皇太子”，下边又多了道谕旨：“皇六子奕訢为恭亲王”，是有意写给人看的，也未可知。因此，咸丰、奕訢之间的芥蒂，比他与奕訢还深。咸丰无时无刻不在防备着无论从相貌还是才能都高出他几筹的兄弟奕訢。削减他的俸禄，限制他的权利，病危的时刻竟也记着把奕訢排斥出辅佐幼皇帝的八大臣之外，用心可谓深矣。

“一天祭奠完毕”的旨意一发下去，京城内的官员们一下子忙开了。两宫太后及宫中内眷好办，按常礼，今天是她们正祭的日子。各王公大员原以为轮到他们祭奠，最早也是明、后日，这样一改，一切都得提前。前门外的大布铺，天不亮就被叫开，白、蓝布匹被抢购而空，不但衣服要换，车